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七十五回 憶舊游美姊感年華 求新學魁兒赴日本

卻說美雲嫁到葉府之後，光陰迅速，轉瞬已是滿月。秦府裡接了美雲來家，少不得一番熱鬧。軟玉、蕊珠早於先一日回來，那是個花朝，忙著些空頭事兒，把園裡的花木都係了金鈴，懸了彩勝。次日美雲回來，看見這些花幡，反到引起了無限感觸。心想：「我去了一個月，不道滿園的花樹都已綴葉生花。再過幾天，少不得成陰結子，花落春殘。我自到了葉府，彷彿我在人世上的事已經做完了，我的心便也死了多時。今兒回來，就彷彿死過的人回神一般。這些花幡只算是替我招魂的。他們都盡著歡笑尋樂，可知我心裡直是空空洞洞，沒一點兒生趣呢。」想著，不禁現出一種悽惶的顏色。

此時，美雲本到惜紅軒去看婉香的，不知不覺忘了神，信步走到洗翠亭的石橋上去。後面跟著碧桃和秋蘋兩個，因道：「小姐怎麼走這兒去？」美雲道：「我怕他們絮煩個不了，我尋個幽僻的所在，去坐一會兒。」走著已到亭內。看那亭子上，還掛滿了各式花燈，想來前兒燈節上在這裡擺宴的。因又想起寶珠生日的時候在這裡賞燈，何等熱鬧。如今自己反倒變成客了，不免又添上一重感慨。

碧桃見他沒精打采的一種神情，因道：「這裡有風，不要受了寒。聽說春笑軒的杏花，卻早開了，咱們何不到那裡逛逛去？」美雲點首，於是便從綠雲深處走來。見那兩岸的垂楊已經著芽，嫩黃淺綠，煞是可愛。走到月洞門邊，有一叢楊柳，條兒低覆下來，礙人行路，美雲順手攀了一條，看那葉子宛然是一種嫩茶葉兒。碧桃因道：「咱們到清可軒去要點子開水泡來吃。」秋蘋道：「這個怕不能吃的。」誰講來？我倒常聽小姐詩中說什麼叫『楊枝水』，好吃的很呢。」美雲不禁好笑，因道：「癡丫頭，你知道什麼叫『楊枝水』？」碧桃道：「怕不是拿楊柳枝來泡開水嗎？」秋蘋道：「那些不過是詩上做做的罷了，哪裡好當真？你要當真，你想詩詞上不是常說，美人兒的眉兒是個『柳葉眉』，又說什麼『桃花臉兒』，『櫻桃嘴兒』，你倒試去摘兩片柳葉兒來，八字式黏上了，又把幾朵桃花貼在臉上，口裡含一顆櫻桃。你去看，可不像一個妖怪嗎？」說的美雲也笑了起來。

向北不多幾步便到了春笑軒。看廊外的杏花，果然開了幾朵。兩隻孔雀正在草地上啄青蟲兒吃，看見美雲，便「都護」，「都護」地叫了將起來。美雲道：「這孔雀不是東花園鏡櫃裡的，幾時仍移到這兒來了？你瞧，它還認得我呢。」那孔雀見美雲穿一身玫瑰紫平金滿繡的一件花襖兒，下面穿著五彩花繡的飄帶宮裙，光彩奪目，華麗可觀，便頭翹翹、尾角角的走到游廊外面，回身一步，扭轉頸兒去，將身一擺，那尾上的翠毛好像一柄絕大的扇子，撒了開來。一個個的金翠圓圖兒又好像許多的眼睛，閃閃爍爍的放出異樣光彩。碧桃、秋蘋都高興得怪叫起來。那孔雀回過頭來，對著美雲點點頭，神情似乎誇耀自己華麗。美雲氣它不過，拿手裡的帕子向它一揚。不道那一支孔雀正在旁邊，把個長頸子向蛇一般向美雲手上啄來，嚇的美雲一聲疾叫，連忙退後，不防踹了碧桃一腳，幾乎跌倒，惹的秋蘋笑個不了。碧桃卻早坐在欄軒邊上，一手捻著自己小腳兒，眼淚汪汪的要哭出來。美雲笑了笑，也不理會，心裡卻想：「這一雙孔雀，竟是兩口子，有這般的恩愛。我拿帕子揚著這一個，那一個便來幫護。比到葉魁那種自顧自的情狀，竟是『人而不如鳥乎』這句話了。」

正想著，只見門首有人探頭進來望了一望，美雲看不明白，因問是誰。那人便含笑走了進來，給美雲請安，美雲看是春聲館的伶兒。見他穿著一件本色本鑲的湖色夾襖，下面也是一式的褲兒。卻那襖兒的身材十分纖小，還蓋不過膝，袖子又小又短，露出一雙珠釧兒，壓在緊身子的小袖子上。頭的櫛髻卻似嫌它太長了的，用個牙梳兒卷在上面。兩耳上銜著一對小小的金環，越顯得嬌小可憐。因道：「伶兒，我多天不見你，洗妝的時候，原来越出落得可人意兒，難怪寶兄弟常常提起你呢。」伶兒聽說，不禁臉紅了，低了頭道：「姑奶奶總講笑話。」美雲聽他叫出「姑奶奶」三個字，不禁也漲紅了臉道：「什麼攪出這樣的怪稱呼來？咱們府裡的規矩，不論怎麼，總改不了往常的稱呼。」伶兒笑道：「是呢，小姐取笑我，要我紅臉兒來，我也請小姐紅這麼一紅。」美雲不禁笑道：「猴兒似的，好油嘴兒，怪不道太太疼你。」伶兒道：「前兒小姐嫁去，我和嫩兒吹著笛子，我心裡不知道酸楚得什麼似的，竟吹不出一個字來，幸而大春奎來替了我去。後來三朝那天，我到府裡來唱戲，滿想唱一支好好的曲子，那一位姓華的瘋爺點了一出《喬醋》，我怕小姐生我的氣呢。這一個月來，我想小姐辛苦得什麼似的。」美雲笑道：「我也只算和你們一樣唱了本戲。你們唱戲的，不過唱唱罷了，總走得散，只我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便頓住了。碧桃怕又提起美雲的煩惱，因道：「伶兒姐，你知道咱們小姐最愛聽的是你唱的崑曲，你那裡可有人麼？何不請小姐到你那兒去，你唱一個《鬚晴絲》，請我們小姐聽聽。」伶兒道：「咱們屋子裡人多著，不要說清唱，便是扮演起來，也不費事。」因扯著美雲的衣角兒道：「小姐到我那兒去。」

美雲本來沒有甚事，因便伸手將著伶兒，穿過吟秋樹，水流雲在堂，轉個彎兒，逕到春聲館來。不道寶珠、婉香和愛儂、賽兒都在那裡，正滿桌子擺了笛子、鼓板，嫩兒、香玉也在旁邊，見美雲和伶兒來了，大家站起，第一個寶珠開口道：「大姊姊難得到這裡來，我們不如唱戲的好，不要清唱。」美雲笑道：「我就怕寶弟弟會吵，清唱最好，怎麼一下子見我來了，又改了要扮戲？並且我們這幾個人，冷清清的有什麼興致？」寶珠一疊聲道：「那麼，嫩兒快著人去請了太太和三太太來，再叫人把姊姊妹妹一並請來。我來起唐明皇，伶兒起楊貴妃，香玉起梅妃，大春奎起郭子儀，四喜子起安祿山，賽兒起高力士。」賽兒笑道：「你做皇帝，我做奴才，我不來。」美雲笑道：「不來最好，免的他著忙。」寶珠道：「那麼改改，改唱《牡丹亭》如何？讓你做柳夢梅。」賽兒說：「好。」當下不由分說，早已滿院子鋪設起來。寶珠怕美雲走了，囑托婉香陪著，自己便忙的和熱鍋上螞蟻一般，因人手不齊，竟自上台去扮天官。眼看著柳夫人、袁夫人和藕香、漱芳、眉仙、軟玉、蕊珠、麗雲、綺雲、茜雲等陸續來了，便滿心歡喜，分外精神，唱的有趣到萬分。大天官下台，寶珠因柳夫人喜歡熱鬧，便扮了一出《水漫》的雜劇，上台鬧出許多蝦精、蟹精、蚌殼精、烏龜精，引得柳夫人等笑個不了。這也是秦寶珠舞彩娛親的慣技，無庸細表。

卻說沈左襄既把葉魁和美雲完婚之後，過了一個月，美雲歸寧去了。便趁這個當口，選定二月二十四的喜期，通知親朋戚友，把葉魁做了贅婿，和瘦春結婚。說明白是將來美雲養了孩子便是葉氏之後。瘦春養了孩子，則歸宗沈氏。此番的大賓，一個便是秦文，一個便是陸蓮史。所以大家都說沈左襄的主意不錯，這頭親事，越見得義重如山，當少不得又是一番熱鬧。不過，小說的體例最忌的是重復，所以略而不敘這些世故閒文。想來看官也不耐煩細看，不如略過。

且說瘦春本來是個極灑脫的人物，曉得沈左襄的意思，不過為著葉沈兩姓宗祧一舉而得起。見葉魁雖然非偶，只是重於父命，也就無可如何。嫁了葉魁，只當完了前世的債務一般。不過，不養一個孩子，這筆債總算不曾完清。所以，他和葉魁心裡雖然不滿，眼面前總不肯傷了和氣。在這半個月裡，一心只想完清了孽債，所以和葉魁反倒比美雲好。

那葉魁本是個初出茅廬的人物，哪禁得起瘦春這樣操縱，不免醉心落魄，傾心在瘦春身上。等到美雲回來，葉魁已和他隔了一個月，舉止之間少不得分出個親疏冷熱。美雲益覺葉魁這人薄倖寡情到了絕頂，索性不把葉魁放在眼裡。平時只和尤月香去談天，幾乎也要參禪悟道的樣兒。還是瘦春覺到美雲有些醋意，因歎道：「誰愛結這一重孽障，不過完我前世的冤欠罷了。既這麼著，我又何苦來？」因此便對葉魁也冷冷的沒一些兒笑臉。

看官要曉得，一個人娶兩個妻子，是最難對付的，好了這邊，便惱了那邊。寶珠娶著四位夫人，本來都是自家姊妹，又加著寶珠一種溫存手段，所以還不曾有甚口角。便是蘊仙娶了浣花，他和浣花本來是從小的姊妹。論起資格來，冷素馨是娶了過來才認得的，也免不了相形之下有些軒輊。何況，葉魁是個不善於體貼女兒心性的人，怎麼能夠享受這些豔福。

閒話少表，且說葉魁娶了兩位夫人，滿擬消受些柔情豔福，誰知倒做了一個東憎西嫌的厭物。當初葉太夫人還愛憐著自己，自從美雲嫁過來了，卻把全副精神注到了美雲身上。動不動總說葉魁是得福不知，惹人氣惱。那沈左襄更不必說了，總是愛憐自己的女兒，因此總覺得憤不是，豎不是，一行一動都要惹人討厭。他明知是自己不曾爭到尺寸功名，所以妻子瞧不起他。他要想考去

呢，又自量未必取，多落一重痕跡。想來想去，想出個好意思來。

原來，那時朝廷上已換了一班人物，極意求新。把些青年子弟送出洋去就學，打算將來回國，替國家造福。那些出洋學生，自然要比從前科舉出身，分外看重。葉魁想到這條門路，心想：「若教我讀中國書時，便讀到髭須白了，也不見得出人頭地。不如從大學之道讀起去，做出洋學生，好回來說幾句『愛皮西提』或是『阿以倭愛』，叫那些老前輩也懂不得一字，諒不穿我的學問，那時我豈不成了貫通中外的碩學鴻儒？」主意既定，便和沈左襄說明。

左襄見他成婚已三月，夫妻們又不和睦，趁著自己康健，落得讓他出去混混。因便回明了葉太夫人。替他央中丞出了一道咨文，咨送到日本欽差大臣那裡，給他送入一個什麼學校留學去了。後來葉魁回國，正值革命軍起義，光復漢土的時代，葉魁倒做了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呢。這是後話，且按下不表。正是：

誠心自可開金石，志士何須戀家室。